

考治通鉴精华

主 编 赵春香

九州出版社



K2
6

第 一 册

主 编 赵 春 香

九 州 出 版 社

考治通鉴

精 华

目 录

第二册

卷二十二	汉纪十四	一〇七
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一二〇
卷六十	汉纪五十二	一三四
卷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一四八
卷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一六二
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一七六
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一八九
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二〇〇
卷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二一三

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癸未），尽閼逢敦牂（甲午），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癸未，公元前九八年）

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

初榷酒酤。

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无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懷弃市。

天漢四年（甲申，公元前九七年）

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宮。

发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广利將騎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万余人与貳師会；游击將軍韩说將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兵十万待水南，与貳師接战。貳師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因杆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时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还，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敖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于是族陵家。既而闻之，乃汉将降匈奴者李绪，非陵也。陵使人刺杀绪。大閼氏欲杀陵，单于縻之北方；大閼

氏死，乃还。单于以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与卫律皆贵用事。卫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人议。

夏，四月，立皇子髡为昌邑王。

太始元年（乙酉，公元前九六年）

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要斩。

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岁，匈奴且鞮侯单于死，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太始二年（丙戌，公元前九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禄大夫暴胜之为御史大夫。

秋，旱。

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

太始三年（丁亥，公元前九四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宫。二月，幸东海，获赤雁。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还。

是岁，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

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初，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诣阙告赵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充人见。充容貌魁岸，被服轻靡，上奇之，与语政事，大悦，由是有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政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太始四年（戊子，公元前九三年）

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间。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赦天下。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己丑，公元前九二年）

春，正月，上还，幸建章宫。

三月，赵敬肃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生男，号淖子。时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问武始侯昌，曰：「无咎无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为赵王。

夏，大旱。

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侯。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

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贺子敬声代父为太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

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甚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祸及宗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当驰道埋偶人，祝诅上，有恶言。』

征和二年（庚寅，公元前九一年）

春，正月，下贺狱，案验；父子死狱中，家族。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澎侯。屈氂，中山靖王子也。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伉皆坐巫蛊诛。

上行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骠，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

「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詈骂，更相告讐，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作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丞相屈卨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

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槽，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人，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程侯。诸太子宾客尝出人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间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缪，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遁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

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倦倦，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

太子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屨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贍，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并皆遇害。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邳侯，张富昌为题侯。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立赵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征和三年（辛卯，公元前九〇年）

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徙其辎重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商丘成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至蒲奴

水；虏不利，还去。马通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通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遮马通军，遣开陵侯成婉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贰师将军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击败之，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

初，贰师之出也，丞相刘屈氂为祖道，送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会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按验，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深人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逢左贤王、左大将来将二万骑，与汉兵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来，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蹙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贰师遂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宗族遂灭。

秋，蝗。

九月，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言使督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焉。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围；围守尉魏不害等诛之。封不害等四人为侯。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征和四年（壬辰，公元前八九年）

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

二月，丁酉，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黑如黧。

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曷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还，幸甘泉。

丁巳，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巧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遣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鹑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鹑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

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置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抚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耜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侯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传教民耕耜，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后元元年（癸巳，公元前八八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髡薨。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诅自杀。

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卫太子起兵，何罗弟通以力战封重合侯。后上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卧，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无何从外人。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

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碑得抱何罗，因传曰：「马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止勿格。日碑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当为太子，上书求人宿卫。上怒，斩其使于北阙；又坐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上由是恶旦。旦辩慧博学，其弟广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动作无法度，多过失，故上皆不立。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殿，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后元二年（甲午，公元前八七年）

春，正月，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二月，行幸盘屋五柞宫。

上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碑！」日碑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碑为车骑将军，大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光出人禁闥二十余年，出则奉车，人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碑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碑长子为帝弄儿，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碑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碑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

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人殡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以公主子上请。左右人人言：「前又人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待诏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讎，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为中郎。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光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欲收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济北王宽坐禽兽行自杀。

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资治通鉴 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起著雍执徐(戊辰),尽上章敦牂(庚午),凡三年。

孝灵皇帝下

中平五年(戊辰,公元一八八年)

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河西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三月,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

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内欲求交趾牧。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乃更求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耿鄙、张懿皆为盗所杀,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鲁恭王之后;虞,东海恭王之五世孙也。虞尝为幽州刺史,民夷怀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仓令赵贇皆弃官,随焉入蜀。

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单于羌渠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右部醯落反,与屠各胡合,凡十余万人,攻杀羌渠。国人立其子右贤王于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夏,四月,太尉曹嵩罢。

五月,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罢。

益州贼马相、赵祗等起兵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郤俭,进击巴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有众数万,自